

通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臣前則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

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

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問此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

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不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

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

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

如是事勢亦宜爾徒言民饑將死為可慮而不

徒有憂懼忿怒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公亦求

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

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

之心作反將吝財以防民之變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下後世

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

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井為甸

四甸為丘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

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

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
為之未嘗大矣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
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
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
便於民者衆人為之未嘗拘礙惟先生道德之
盛從容裁處故不大矣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
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盡誠為之不容而
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
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惻之
心豈若悻悻然小丈夫之為哉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
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

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

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坎下
乾上為訟天西運水東流故

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
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

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恃專則失為下之
道如衛青不敢專

誅而具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
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
有得中
之象 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
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
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
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
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
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
盡其職耳師卦九二傳成王知周公攝政周公
沒成王思其勲德錫魯以天子之禮

樂使祀周公馬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
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
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
外是乃
過為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
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
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
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
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九
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
其有乃為盡人臣之義也 若小人處之則專

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是人欲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違正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傳曰隨以得中為喜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

善為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

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樽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

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通攻其蔽而導之則易於聽信歌則未免并格因其明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許

發人之陰惡也許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故矯拂之過每至抵牾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

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

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為位應九與六為交應此理之常

也然為九二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

也悔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

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

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災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

可以固結其欲滌心之心是以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

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以係戀而姑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

人理之常莫不夫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

獨異聖賢之所為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循於天理之常者聖賢安得

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者聖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

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

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

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

然其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爻皆陽為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之時乖異者衆故必懷含洪之義而無棄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乖異者可合乃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開其自新

之路而啓其從善之機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

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

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者合耳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

死轉以求其合也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

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是死轉求

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主遇非在道逢迎也丁老也恭者委曲之途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上言遇主于巷亦正理之當然首遇不以直而至於在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非遇主于巷之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

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

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而遇柔悅善亦不道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

故國有悛佞之臣士有善柔之友皆有損而無益

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

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

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已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

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

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

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

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

下皆有咎也大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

者必克濟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無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

改作也革卦彖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

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

為惡以順道而相保保是能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

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

大體所免悔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

夾而乏和順自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

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

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

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允之上六悅之極也悅

強為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

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

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有不忍之心

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太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

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彖傳知過乎恭

小過之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焉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小過卦九三傳小人

正則彼雖姦詐將無問之可乘矣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

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其處已也

變變然存恭畏之心其有誠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卑順之兒有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心失而政常成
不疑懼而失守是詩曰公孫碩膚未鳥兀兀
為不失其聖也
下同。詩狼跋篇碩大也。言其美也。蕩蕩然無顧慮
有大美而謙避不居也。亦言其大也。兀兀言其
進退安重貌。蓋其恭
順安舒之意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二事使職之大者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

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
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
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遺書下同。先生忠
誠觀至詢氣和平如
此豈若性性好勝
自是者之為哉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
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
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德量大則不
為喜怒所遷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本註云如荆須是聽其言也厲言而不

敢發之兒厲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

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

○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

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

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振民育德脩己治人

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

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為學之

道固不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為窮理之本子羔

既未及為學而遽使之以仕為學則非特失知

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

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

不就事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

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

有在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學幾處人事

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事雖多為

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比而處之者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

何有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財通

則為政之法愛民則為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孚則信在言前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尊矣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瀆之辱職事不可以巧免職所當為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人也居是邦不狝其大夫此理最好朱子曰下訕止則無忠敬之心

克勤小物最難不忽於小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勝而氣平則

人易曉而聽亦順或者理雖明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

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

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中庸曰非

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古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

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

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一時感慨至於

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以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刀可蹈

中庸不可能也○張南軒曰君子不辭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

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

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

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

不與右師言同意

或問薄佐令者也薄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薄不和只是爭私意令
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
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過則歸之已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
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已勝
而無含容之氣
入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

未至也

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
是即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大

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

惟識與量則
隨人天資學

力所至而
不可強也

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

鼎之量

十升為斗
六斗四升十斗為斛
十斗為鍾
十升為斗
十升為斛
十升為鍾
十升為斛
十升為鍾

有江

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
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
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

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
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
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

則亦聖人無健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驅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安破符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

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為彼所動。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知道者，雖窮居陋巷，而不加損鉅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道固不為之，而有增損也。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有意為之，則計較

安排即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

此乃是私心。選舉者朝廷之選舉也，進退之權，貴非己之所得，而有子弟該磨勘

而不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為
已之私恩乃是私意也於此可以識大公之道
矣
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
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注云心言少師典舉明
道薦才事口苟能以至公
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
之避何時而不可行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
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
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先耳又何
害先生終不言泛論人物則無不可若擇人任
職乃宰相之事非在下位者所

可與矣此制
義之才也

先生云韓持國所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
范夷叟泛舟于頴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
負上書謁見大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
求知己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
求已是甚道理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在
上位者當勤於求賢豈當待人
反求知求知者失已
使之求知者失士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
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

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

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

豈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

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

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須於諸侯之上尊王也

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

不興是自然住不得論見論語各分不正則施於事者顛倒而無序垂

矣而不和禮樂何以與此自然必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

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君子在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

非分外之事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不同

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

以時之遠近言也然其理則一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之產謂井田貢助之法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

處揚人之短本為薄德况前輩乎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

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

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

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魏屈附錄下同。劉

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之間荆公乃為之愧屈蓋有以破其私已

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問御史曰正
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
已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而正矣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

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

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文集○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

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人之道已未嘗事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可處之心亨不

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為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

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今水臨

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

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此以坎象而

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决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

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

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充故有怠惰與羞縮惟

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充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

已者義理不勝情與蓋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

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始也父兄

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為發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

自強故有情與蓋縮之患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

未必中然非有志樂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

何為不為志氣感樂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不顧况吾義理既明尚何怠惰蓋縮之

為舉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

姑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豕性陰躁雖當羸弱

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察也如李

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

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唐武宗時德裕為相君臣契合

莫能間之官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乎定於官者

之手而德裕遂矣蓋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取益謂有

益於已絆牽繫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數

數數

猶頻數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
子曉徹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
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此
段疑當在十
一卷之末

近思錄卷之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

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

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

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

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

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以左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

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

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以自安習

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

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者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

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

不可得也文集○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欲所陷溺外為流俗所銷靡欲其心

德之無偏駁難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

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

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

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

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者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已之所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

而後人心慰滿得所矜式也

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釋

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

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

聖人教人

循循善誘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事上臨喪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

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

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

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經說、說見論語道固不外乎日用

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教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

書不得令作文字

志輕才俊者揮於檢束而樂於遊使之習經念書則心

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王右軍義之虞永興出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

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筭言劉

彝善治水利後果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治民如設之方治兵如戰陳部伍之法水利如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江河渠堰之利筭數如律曆九章之數

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

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
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畧言教童子洒
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禮

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又度數之詳學者從事
乎此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

將理低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
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

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舞射者
所以

其志要必
以誠心為之誠者所以成已也自洒掃應對上

便可到聖人事洒掃應對即是教之以
誠誠之至即是聖人事

自幼子常親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無本
作母

說見曲禮與示同誑欺妄也小未有
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

以遠大也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
退未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

於道之本原則無如

之何子夏問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
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以遠大者於
後也。朱子曰：「西伯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
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
理無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不盡愚謂子
夏並謂教人小大有所別前段程子之說却
就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
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
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
書謂其所以至於口耳之傳末矣下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

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仕農不易業既入學

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及士庶人之子八歲則

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材之可在

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

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

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

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

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
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管衣食却無
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注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王設教養
之周而待之又士有定志專於修己而緩於干
祿故能一意為善本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
食若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
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

最甚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
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

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闖巷

童稚皆曾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

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

不得興於詩也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
義故吟詠之間足以感發其善

心而樂其逸志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

得立於禮也禮所以叙人倫而施之家國者皆
有法度以為據依故能有立也

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

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歌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鴻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奇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
古之成林也易今之成林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
朱子曰憤

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得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亡也啓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後爾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
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此又誘進初學之道

橫渠先生曰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

愛道之極也
曲禮曰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擗節趨也謂趨就乎節

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擗節退讓者禮之文誠能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擗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忿爭是皆所以盡仁愛

之道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得道無從弘教無從

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成。道必以禮而成就。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

盡其材。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

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

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

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

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教，直若庖

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言

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人之

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人之

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

不由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曰：日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

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扶，持尊者掩口而對。

其知尊者其知尊者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

先安詳恭敬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驕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

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

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

近思錄卷之十一

禮記